

壹、這門課為何、為誰而存在？

我們在大學裡面沒有修這個課 我們也沒有一個名稱是這樣子的東西對（思筵：302-303）¹

記得在大學時曾修過一門通識課哲學概論，上完一學期後真的覺得哲學是一個離我很遠的東西，完全不懂老師在說什麼，也不懂這樣的東西有什麼重要性。（宛凌：35）²

在這門課程的第一堂課裡，我總會好奇地問學生：「過往是否修過和幼教哲學與思潮類似的課程？」多數學生的反應就如思筵的回應，在過去四年大學的幼兒教育專業教育中，的確缺乏機會涉獵相關的內容。師資培育養成的過程中，從這些學生的口中，總強調學習內容較重視教學技巧等能力的培養，在教育哲學思維的建構上則顯得蒼白「你也就對那個幼教本身就是空白」（思筵：305-306）。於是學生進入這門課似乎為了能回歸追尋教育專業行動中「那個幼教本身源頭」而來，「空白」的隱喻則呈現出做為未來幼教專業工作者自身與其專業思維核心論述間的「距離感」。擁有「教師證」卻也無法遮掩對現存專業知識及技能應該是知其然，但卻又不知其所以然的狀態。

宛凌「完全不懂」的陳述，通常也是另一類典型的學生回應。為了回應我的問題，學生們開始向記憶搜尋自身與「哲學」或「思潮」邂逅的體驗。「哲學」做為一門愛好智慧、追求知識學問的「愛智之學」（于光雅譯，2007：55；黃惟郁譯，2007：38-40），卻在教育者的引導下成為學習者敬而遠之之學，「一個離我很遠的東西」，這個做為學習對象的「東西」，最後卻在認識幼教近代史或教育先哲思想後，無法將其「意義內涵」身體化，成

¹ 訪談口述轉錄稿無標記標點符號，並經報導人同意採匿名處理。

² 有標點符號者，引自參課學生書寫的「學習歷程」報告。

為切身專業素養的核心底蘊。「一團迷霧」可以說是一般學生想進入哲學思維的困頓。

2000年「幼教哲學與思潮」這門課名就被規劃在政治大學幼教所籌備計畫的選修課程中。基於個人興趣使然，帶著「未來專業幼教人才應該要有……」，以及長期以來深感「幼教專業領域缺乏幼教哲思學術人才」的遺憾。學生們的反應宛如30年前的我，「變與停滯」間所帶來的內在震撼，挑戰了我的專業身分，也考驗著我可以對專業發展做出怎樣的承諾。這份來自個人一廂情願「不可或缺」的頑固，硬是將我推上了這門課的講台，2002年開始以兩年循環的選修課程，讓自己與學生有機會一起來探究幼教哲學思潮的內涵。相對於台灣教育學的發展，幼兒教育學專業學術人才的分化，看起來顯然是晚了半個世紀。

貳、這門課如何開展、如何進行？

在上學期的期中碰巧和上學期有上哲思的同學聊天，發現他們對於這堂課的喜愛是遠超過其它堂課的，且在上別的課時也可以明顯感受到他們在思考上的進步，讓我不禁想到難道當時的選擇是錯的嗎？（宛凌：35）

那天看到上學期有修課的同學在討論的過程，覺得他們都變得好有想法，所以我也期許自己能變成那樣。（祐驊：8）

不巧，這門課顧名思義內容是會在「哲學」與「思潮」中打轉，選課的學生們難免望文而起退卻之意。97學年度上學期，我為前學期意猶未盡的學生另開「幼教哲思專題研究」選修課延續深化探討的議題，不少碩一新生想進入課堂，但在第一堂課後很快地就離開，但卻在下學期再度跨入「幼教哲學與思潮」這門課。當時令我驚訝的是，6位留下想修課的新生，在瞭解這